



刘红杰 鲁超国 刘爽 乔昱佳 董钊 左庆

最前线 本报特派记者团 日本震区报道



▲福岛3号机组爆炸和首都交通瘫痪的新闻占据了日本报纸头条。
本报特派记者 左庆 14日发自东京



▲东京街头,许多市民戴口罩上街。
本报特派记者 左庆 14日发自东京

担心核辐射 市民戴口罩上街

本报特派记者 刘红杰 董钊
14日发自东京

14日下午,东京街头,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戴上了口罩。这源自于日本当地电视台反复播放的一条消息:上午11点01分,东京电力福岛第一原子发电所的3号机组冒出大量烟雾。有关“核泄漏”的消息被广为关注,因此引发的惊恐在东京持续蔓延。

在日本地下铁新宿站,人们步履匆匆。偶尔会有人驻足观看出站口附近的电视画面,上面播放着有关日本东北灾情的最新进展。和往日明显不同的是,他们中不少人戴着口罩。在眼下的东京,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发展态势,以及将来风向是否改变,已经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。

“之前的风向一直向北,似乎东京还很安全,但风向是否改变谁也说不准。”翻译朱正荣的话,说出了东京居民普遍的担忧。在东京一家网站就职的沈阳女孩小金说:“之前地震,偶尔摇晃我们根本不在乎,但核泄漏的事情,不得不让人担心。”

“最害怕的不是地震 而是核辐射”

滞留岩手县的中国留学生:每天关注风向

本报特派记者 刘爽 14日发自东京

“三至五分钟响一次警报,大家就把头用被子蒙起来。其实不害怕地震,现在就怕核辐射。”山西姑娘杜绍春回忆这几天的“跑警报”生活,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新干线能恢复通行,她可以早点回家避难。

杜绍春今年23岁,去年9月28日,她作为大连交通大学的交换生来到岩手县立大学软件学部CG研究室念书。3月11日下午两点钟,杜绍春刚打开电视,就感觉到房子剧烈震动,人都站不稳,杜绍春就赶紧跟同学从租住的二楼跑到了大街

上。如此反复了几次,县立大学的老师跑来带他们到学校避难,一直到现在,杜绍春和同学们仍住在学校教室,研究室,会议室等腾出来的临时避难所里睡通铺。

因为通讯信息受影响,当日下午六点多,杜绍春才通过学校老师的电脑跟家人联系上。“当时他们都要急疯了,已经联系了在日本所有能联系到的人打听我的下落。”

“现在我在会议室住,一共有五十多个人,都睡在地上,被子是村里的居民和学校筹集

的,在这里我们觉得很温暖。”谈到地震之后的生活,杜绍春印象最深的是最初两天的“跑警报”。

“你还记得汪曾祺的小说《跑警报》吗?里面说因为警报太频繁,许多学生都起了调侃的心思。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,多的时候每三五分钟警报就响起来,提醒大家何处即将发生几级地震,时间紧迫,让我们快做好准备,我们就赶紧将被子蒙到头上,靠桌子近的同学还会钻到桌子底下。”杜绍春说,因为日本校舍防震程度较高,

所以大家都待在屋子里不需要往外跑,久而久之,一听到警报声就懒洋洋地将被子拿出来盖到头上。

“现在害怕的不是地震,我只害怕核辐射。听说又泄漏了,现在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关注风向,加强日常防护,再就是积极跟国内联系,等通往北海道的的新干线一恢复,我就马上回国避难,以后会不会来继续念,这个现在来不及考虑了。”她说,虽然从岩手到东京也有新干线,但是这条路就算通了也不敢走,因为要穿过福岛。



▲在东京,地铁等地方的显示屏上,反复播着地震救援最新进展。
本报特派记者 左庆 14日发自东京